



人与植物的文学关联

刘诗伟是以其小说创作为读者所熟知的，尤其是在长篇小说创作的领域，成果令人瞩目。近期，他为读者奉上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《人间树》。优秀的小说家都是讲故事的好手，当他们刨去各种放飞想象的虚构情节，放弃花样百出的叙事手段，转而调动人生里真实的经历和深藏的情感写起散文来，往往格外好看。《人间树》就是这样一部情感隽永、人物鲜活、可读性强的文本。尤为特别的是，《人间树》虽以“树”为集名，实则以树写人，全集共分三辑，分别是“乡亲们”“上辈人”“我自己”，显然是在无数的人和无数种树之间，建立一种耐人寻味的对应关系。当前的文学界和文化界，在一线的创作及研究中，积极建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链接，切实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已成为众多优秀文艺创作者和研究者的自觉艺术追求，《人间树》也不例外，读者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，品味出其与我国“草木之学”的文化传统的源流互动。

首先是生命观念。《人间树》以人为中心，以形象呈现生命观念。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农耕历史的国家，我国大部分地区人民的饮食习惯以植物性食材为主，生命与植物有关；而且，在传统认知观念里，草木即生命，汉语中“生”字的象形来源便是“一株破土而出的幼苗”。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先祖生于草木、依于草木，同时种植草木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通过充分的观察、思考和

总结，形成了一整套与草木有关的生命观念，生发出“野草烧不尽”“育人如树木”“落红更护花”“叶落要归根”等朴素思想，并不断铸就“生生不息”的坚韧民族精神，建构“重视故土”的群体心理结构。读者在《人间树》中，也能看到这样的精神闪光和心理结构的展现。比如《喜鹊还在鸣叫》《那些叫做杨树的柳树》等篇章中流露出的故土情结，《哪一棵树最大》《岁岁桃花》等篇章中刻画的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，《莲婶的苦楝》《两棵树的西瓜》等篇章里记录的生命代际传递等等。

其次是自然观念。《人间树》以树为自然的代表，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共生、合为自然的自然观。在深沉厚重的草木情结的文化背景下，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天人合一、天人共生的自然观念。在《人间树》中，处处可见人与树木同在和以树木为师、以树木为友的绿色生态思想。也有对树木充满情义而爱惜树木的书写。《母亲的废墟》中写道，1975年，村生产队长砍伐村口的水杉幼林，用木材换取手扶拖拉机，填平湿地以充耕田，母亲因为对这片水杉幼林怀有纪念与希望的情感而气愤落泪，指责生产队长“目光短浅”，表现了朴素的“可持续发展”视野。作家还借母亲之口，表达了过去某些历史阶段乡村在环保方面走弯路的反思。《无边的童年》中，则大段引用做医生的父亲所阐释的细菌、病毒与人之间关系的话语，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，蕴含着

病毒病是一种文明病的病理学观点。

然后是创作观念。在我们国家，自先秦至今，知识分子历来看重“草木之学”的知识谱系，以及以草木为书写对象的创作偏好。孔子在论及学诗的时候，其中一条就是可以“多识鸟、兽、草、木之名”。可以说，以树喻人，以树识人，以树记人的创作路径，在我国源远流长。《人间树》中也有类似的艺术构思，以江汉平原上的品类各异的树，象征生活于此地的拥有百般生活样态的人，但刘诗伟并不满足于只取树木的浅层形象特征进行人的譬喻，而是调动广博、严密的植物学知识，深入挖掘树的历史、特性和深层品格，建构起人与树相互呼应、命运交融的关系。比如，在《喜鹊还在鸣叫》中，用家乡的“柳树”和东湖的“柳树”，映射以“我”为代表的、无数从江汉平原村落里移居到都市的游子的不同生命阶段。“我们”在顺利融入现代化生活的同时，总忍不住频频回望，思亲忆旧，但这种精神怀乡不带现代性批判的色彩，完全只出于人类珍惜在世生活、总要从记忆中反复翻找时光片段、咀嚼其中滋味的自然天性。为什么是“柳树”与“游子”相勾连？这并不仅仅因为，柳树在中华文化中，一直有惜别、留人的深层含义，常常出现在游子离乡的场合里，作为情感传递的媒介，还因为从植物考古学的角度看，柳树原产中国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，逐步向北扩至东北平原，南至海岛，这不正如我们中华民族先祖的地

理足迹吗？以及柳树生性强健，耐寒耐旱，柳絮撒种或者折枝扦插均能成活，这也如无数离乡游子，克服种种困难，天南海北，落地生根。在整本散文集里，几乎都是这样以树性写人性，以写树的方式给人立传的作品。述人故事的传奇性使得这本散文集中的多个篇目，呈现出与小说融合的文体特征。而作家在树和人之间，设置的那些值得反复咀嚼、深入思索的对位密码，也增添了作品的余味和读者的阅读意趣。由此，我们也能看到作家本人深厚的植物学素养和写作时巧思密谋的匠心。

正如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说到的：“夫草木之芸芸，岂独人而已哉？”草木如人，人亦如草木。“树性”与“人性”的交织，共同构建了独属于刘诗伟的自然美学和生活哲学。《人间树》的“好看”，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，即优秀的作家必然具有多元而宽泛的知识谱系，这种知识谱系来源于深入生活和自然的长久积累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对于自然世界、周边环境麻木冷漠、毫无所动的人，注定不会有成为好作家所必需的敏感的观察力、丰沛的情感、素材积累和知识积淀。当前的文学创作，“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”，在敞开心胸引入外来活水的同时，积极续接传统文化的绵长文脉，创作才能永不枯竭，涌现奔流气象。

选自《学习强国》



少年时代的书荒

也许是坐在父亲膝头摇头晃脑吟过的唐诗，也许是躺在故乡谷堆旁边听来的故事，总之，已经忘了是怎样一把不起眼的钥匙，为年幼的我打开了这扇门——通往无限风光的门，从此，开始痴迷于文字所构建的世界，更结识了此生最重要的朋友——书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极爱读书的人，但因为家贫不得不早早辍学去谋生，年少失学的遗憾让他下决心绝不让孩子们重蹈自己的覆辙。所以，身为长女，我在读书方面受到了父亲格外的重视，虽然家里经济并不宽裕，但父亲从我入学前就开始给我订阅刊物，有《幼儿画报》《小朋友》《故事大王》等。那时，每个月新书送达的日子，成了我最期待也最幸福的时刻。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散发着油墨香的报刊，我便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，常常是一口气往下读，直到把所有的内容通读一遍才算完。

刚开始识字量不多，好多字不认识，父亲不在跟前时，我便连蒙带猜地读，随着阅读量增加，不会的字就

越来越少了，等到正式上学时，我发现课本上的字基本上都会，为此很是洋洋自得了一阵。后来渐渐发现，每月订的这几本小书不消半日就能读完，都不够我“塞牙缝”的，于是我开始四处搜罗能看的书，亲戚朋友、左邻右舍，只要打听到谁家书多，我都会千方百计搞来一睹为快。

只可惜，身居偏僻的乡村，自己能接触到的人里，真正读书的人没有几个，更别说家有藏书了。在最渴望读书的时候，身边却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书，不能不说，这真的是一件极大的憾事，以致读书成瘾的我有些饥不择食，不管碰到什么书，先一头扎进去再说。于是，在我少年时代读的书里，珍珠鱼目混杂在一起，家里唯一的名著——高尔基的《母亲》差不多被我翻烂了，好家友仅有的两本书《封神演义》《镜花缘》也囫圇吞枣地硬读了下来。此外还有各种小人书、高年级的语文课本，到最后实在没的看了，便连父亲工友家里那些乱七八糟的街头小报、明星画刊也统统扫荡了，其中不乏一些不健康的内容，所



幸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，渐渐地也能辨出良莠，能够主动摒弃那些“有毒”的东西了。

这种“贫瘠”的读书经历，让我像一个因吃不饱饭而“营养不良”的人，每看到一本好书，都会两眼放光。初二那年，从同学那里借得一本《基督山伯爵》，因同学催得紧，为了赶在期限内读完，我不得不在家里人都睡下后，偷偷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，终于赶在凌晨起床前看完了，结果发现，不但把手电筒电池耗尽了，自己也开始头疼欲裂，难受得好几天差点起不了床。从那时开始明白，读书跟吃饭一样，也是不能暴饮暴食的，否则身体同样受不了。

到后来，生活条件日渐优渥起来，书终于不再是稀缺物品，却发现，时间与精力都开始欠缺，生活被太多与读书无关的琐事填充、占据，能心无旁骛读书的时光已经寥寥无几。回首那段书荒岁月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好在自己的心灵不曾荒芜，精神世界的丰盈，不但改变了我的思想，也使一个小小少年变得成熟了。 刘继红



《不再讨好》

有这样一类人，他们习惯把生活中的一切都建立在让他人满意的基础上。他们的脑海里，总有这样一群声音：“我这样说，他不会多想吧？”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别怪我。”“被嫌弃、嘲笑又算什么，只要不被抛弃就可以了。”这是典型的讨好型人格。本书从5组情感反应入手，精准深刻地描述了讨好型人格会经历的各种感受，由此，从5组维度探讨了讨好型人格的关系模式，由内而外，带你学会找回自己的“个性”。

作者黄玉玲，资深心理学工作者，对攻击性、讨好型人格等主题有深入研究，作品十分深刻且具有疗愈性，已出版图书《你的善良，也许只是软弱》。



《那些动物教我的事》

这是资深自然观察者张瑜以长达30年的积累书就的博物学札记。作者采用轻松、幽默的笔触，以自己从小到大和四种动物——鸭子、松鼠、螳螂、刺猬——相识相知故事为线索，通过摄影和文字刻画一个个真实生动的场景，回顾了自己一路走来是如何与这些动物结缘并从中获得成长的。常年的细致观察与缜密思考，不仅让他收获了科学知识，更影响了他看待自然的方式，塑造了他的个性。可以说，作者取得的成就，与自然观察的经历密不可分。

作者张瑜，生态摄影师、科学绘图师，著有《刀斧精灵：螳螂》《北京自然观察手冊：鸟类》等科普图书。

